重遊舊地所見有感

 4S班 徐尚怡

我安穩的坐在車廂內，感受著巴士走在粗糙泊油路上微微的顛簸。通往村子的旅遊大巴是能打開窗戶的。印象中該撲來的一大片油菜花香味並沒有出現，也沒有似乎終日不嫌厭倦在上天盤旋的雄鷹，只有快要將人曬脫水的燥陽。尖刺般地告訴著我，這便是我的故鄉，這該是我的故鄉。

沿著菜田旁的小路走，每踏出一步鞋底都微微先進土壤裡，又踏出另一步，周而復始。土壤中若有似無的青草味不斷刺激著我的神經，小時我總愛穿梭在菜田之間，蹲下幼小的身子觀察那一條條蚯蚓是如何在土中翻騰。在暮陽或燥熱時，我便會一路小跑的往家的方向沖去。外婆每次都會躺在那把會發出「吱呀」聲的搖椅上，搖著被我畫上圖畫的蒲扇，笑駡喊我。「么兒嘞，好快回家咯。」外婆會在我撲向她後誇張的「哎喲」一聲，與我拖著手一併走回那個被青藤爬滿的紅磚牆裡。庭院中間有顆茂盛的大樹，風一來便能聽見滿地的悉嗦聲，麻雀也驚擾著各自飛走。一陣清鈴的笑聲打亂了我的思緒，是鄉野間的小孩在打鬧。我看著面前破落的紅磚黛瓦，只覺恍惚。是的，那令我魂牽夢繞的光景早已離我遠去，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對眼前的變化我不知該作何感受，落寞、茫然嗎？抑或是鋪天蓋地的愧疚﹖

推開前院的大門，不是推，我只是輕輕碰觸，那掉漆破舊的木門便打開了。真奇怪，小時候明明需要使出渾身的力氣才堪堪能推開。我跨過門檻，看向那顆大樹。它依舊是壯觀的，只是上面葉子枯黃，像只有它在頑強抗隕。我又扭頭望向那青藤，那已經完全變成了枯枝，伏在紅磚牆上盡顯落寞之感。風又掃過，再無蟋蟀與鳥兒的驚叫聲，走到奶奶家門前，我深呼吸一口，心中隱隱懷著期盼。但推開門後，我並不見外婆的蹤影。我愣住了，不敢相信眼前所見。亮了燈，只見外婆床頭櫃上放著一幀黑白照片，照片旁還有我兒時最喜歡吃的糖。相片中外婆的面上滿是笑容，亦因而使臉上肌膚皺起來，佈滿了皺紋，但她的眼神依舊慈祥，穿著花外衣，似在喊我快回家。

我將那放在照片旁的糖果拿起，小心的放在胸前的口袋裏，驚慌失措的離開了外婆的房間。我不知道該往哪去，這一方天地仿佛再無我的容身之處。我跑到那張搖椅旁，搖椅前的磚一直是破破爛爛的，剛好能令外婆看清我兒時遊玩的情景，也能看見村口人來人往。躺上去。我的視線卻不住飄到那些磚上，外婆曾與我說過，當陽光走到第五塊磚的縫隙時，便是下午三點了。這是數年前我與外婆視頻通話時她告訴我的。當時只覺外婆心細，能發現這種趣事。現在的我卻心如刀割，我不敢想像，外婆是在這裡等了多少天，多少年才摸索出的。看著這條太陽照下來的縫隙，她知道什麼時候該做飯，什麼時候該洗衣服，卻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會回來。

我抹掉眼角的淚，試圖找回她留給我的最後一絲慰藉。將糖紙拆開，裡面的糖卻早已發黑。樹木總有一天會長出新芽，枯藤也總會再次回春。只有外婆，再也回不到我的身邊。也再沒有人，帶我找到回家的方向。